

这个春节，我们这样度过

特别策划

最美逆行者

除夕夜，我们紧急出征

■海军军医大学医疗队重症监护室护士长 陈静

1月24日，农历除夕，冬雨下个不停。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，我接到了支援肺炎疫情防控的命令，没有二话，匆匆收拾行囊，与家人告别。这个春节，注定在武汉战“疫”一线度过。

这些年，从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，到跟随和平医院执行任务，每一次出征，都是考验和磨炼。接到命令后，我所在的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启动应急预案，连夜抽组医疗队，准备医疗物资器材。那紧张忙碌的氛围，就像在打仗。

直到登上飞往武汉的军机，我才有时间打量同行的战友。他们之中，有参加过抗击非典、抗震救灾、援非抗埃等重大任务的老兵，也有刚入职不久的同事。看着新同事稚嫩的脸庞，想到她们其中大部分人要跟着我奔赴最严重疫区的护理一线，内心难以平静：“这些孩子是我带出去的，如果不把她们安全地带回来，怎么向她们的父母交代……”但我不能表现出这种担忧，只是婉转地向她们传达着这样的信念——只要我们医护人员无所畏惧，抗击疫情、救治病患才有希望。

机舱里，除了引擎的轰鸣，很少有人说话。突然，一位刚入职的文职护士凑过来问我：“陈姐，到了前方你怕不怕？”我想都没想，大声回答：“说实话，

在肆虐的疫情面前，每个人都会害怕，但我们必须勇敢冲上去，因为这是军人的职责、医护人员的职责、也是共产党员的职责……”她用一双明亮的眸子看着我，不停地点头。

抵达武汉后，我们医疗队根据统一部署进驻汉口医院。队员们顾不上休息，立即展开救治准备工作。奔忙中，我的脑海不时闪现一个个援非抗埃的画面，那些多年前的战斗过往，在这一刻变得特别清晰。

作为一名ICU护士长，我自然要承担起重症监护病房“大管家”职责，特别是在“红区”，任何一个细小的疏忽大意，都有可能造成感染。队员们穿着封闭的隔离服，忙里忙外筛查和收治病人，因为不便如厕，吃喝很少，不仅体力消耗大，精神压力更大。虽然每班只有4个小时，但轮换下来的每个人都累到虚脱。

这个时候，我已经无法替她们分担什么，惟有与之并肩战斗，一起面对危险，一起共渡难关。而这一切，才刚刚开始。这个春节，我们必将在战斗中度过。

调整休息前，翻了翻手机，已有近百条祝福短信。我简单地作了回复，告诉大家各自珍重，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次疫情！

(季莹、胡思佳、本报实习记者张旭整理)

基层部队的年，是挂在营区门口的那盏灯笼，是散落在长条桌上的瓜子花生，是印在边关雪野上的一行行脚印……

对于大多数基层官兵而言，过年更多的是坚守，“年味”就是“硝烟味”，“过年状态”就是“备战状态”。他们牵不到妻子的手，亲不到孩子的脸，不能陪在父母身边，甚至吃不上一顿年夜饭。

尤其这个春节，疫情突起，团圆之时有了更多牵挂，特别是卫勤战线的官兵闻令而动，不惧危险，主动请缨，前往湖北抗击疫情一线。

今天，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基层军营，聚焦到普通官兵及他们的家人身上，透过一张张生动的面孔，一同感受这个寻常而又不寻常的鼠年春节……

高原探亲路

有他的地方才是家

■某信息通信旅连长潘云晶妻子 李霞

入夜，列车疾驰在青藏铁路上，汽笛声不时撕扯着冬日高原的寒风。此去过年之地，是我的第二次高原之旅。我的丈夫潘云晶是某信息通信旅一名连长，他的单位地处沱沱河之畔，一个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地方。

2018年6月，经朋友介绍，我认识了潘云晶。我俩一个在高山雪域，一个在豫中平原，通过手机联系慢慢热络起来，两颗心的热烈滚烫一点点靠近。

去年春节前，正在热恋中的我决定去看他。云晶担心我的身体受不了，当时就拒绝了。“你在高原守了5年，我就去5天，怕什么？”我开始耍性子，他这才勉强答应了。

从老家出发，中转两次，我坐上了驶向沱沱河的列车。路上，望着窗外的景色，我兴奋地拿出手机，边拍照边往抖音和朋友圈里发个不停。慢慢地，我的兴奋转为平淡，甚至还有些担心：窗外的草木越来越稀少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凉戈壁，他口口声声说的美景呢？

我不停地翻看以前发来的照片：雪峰高耸、碧湖连天、晚霞似火……一个个美景如画。“可能还没到地方吧。”我开始安慰自己。

列车驶过格尔木，我有了高原反

应，胸闷、头痛接踵而至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远处星星点点的灯光变得越来越清晰。辗转45个小时，换乘了4种交通工具，沱沱河站终于到了。

车门外，小站昏暗的灯光下，一个人站得笔直。我拖着行李走下车，还没开口，就感到头部一阵绞痛，两眼一黑……后来才知道，我当时就栽倒在他怀里。

第二天与大伙聊天时，我了解到，他之前给我看的那些景色，都是夏日里昆仑山最美的样子。高原反应缓解后，云晶带着我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，给我讲连队的感人故事，拉着我走高原巡线路……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，一个个逆风而行的身影，至今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3个月前，我们结婚了。鼠年春节将至，我决定再上高原。我怕高原，因为担心身体吃不消；但我更向往高原，因为有他的地方才是家。听说上级刚刚为连队整修了营房，制氧机、电视机、热水器等一应俱全，这个春节应该格外温暖。

“呜……”火车的汽笛拉回了我的思绪。窗外，远处的点点灯光依稀闪现，我知道，云晶一定正在那里等着我。

(鲁敏、本报特约通讯员魏心阳整理)

新年第一岗

把最温馨时刻留给战友

■火箭军某旅指导员 巩文渊

“指导员，咋又是你？”除夕夜，临近零点，眼看我被挂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岗亭前，当班的主哨、一排排长覃国宏显得有些诧异。

按照惯例，“跨年岗”的主哨一般由连队干部轮流担任。而今年，由于连队在野外驻训，值班点多出好几个，考虑到干部人手不足，几名老士官主动要求跨年执勤，担任主哨。

某点位的主哨是这样安排的：晚8时到10时，由我担任；之后2小时是一排排长覃国宏；从0时到凌晨2时，是三级军士长黄天明……

说起黄天明，大家有口皆碑，他待战士亲如兄弟，是旅里的“爱兵模范”。然而去年这一年，黄天明的经历却让战友们感到心疼：家属生完二胎后身子虚弱，一直住院治疗；家属刚出院，自己又面临晋升二级军士长考核……考验接踵而至，压得他有点喘不过气来。

连里本想安排黄天明春节期间休假，可他想在新年全员全训开始前，利用冬训时间把班里的专业训练好好抓一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和连队骨干商议，在驻训地附近帮他租了一

间房，让他爱人来队，一家人过个团圆年。

“让黄班长好好陪陪家人，他的岗我来站。”站完自己这班岗回到帐篷，我叮嘱文书张盛海提前通知黄天明。没想到刚过11点半，张盛海跑来告诉我，黄天明已经回到连队，正在四下寻找哨兵装备。原来，为了让覃排长那班哨早点回去跨年，他从住处提前赶了过来。

“防弹背心 and 头盔哪去了？”正当黄天明纳闷时，走出帐篷的我与他迎面相遇。得知事情原委，黄天明不乐意了，硬要我脱下装备给他：“指导员，你都站了一班岗，不能再站了！”

眼看我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，黄天明转而跑去说服副哨，边说边脱他的装备：“你们不让我站，我就在这站着等你们回来！”眼看拗不过，我让副哨把装备给了黄天明。穿戴好装备，他笑呵呵地对我说：“这才对嘛。走，指导员，咱们去站‘新年第一岗’。”

刚走上哨位，爆竹声响起。看着瞬间被烟花点亮的山边，我心想：有这样一群战友，连队明天一定会更好！

(段开尚、本报实习记者邓东睿整理)



别样好年货

闪亮的“二等功臣之家”

■北部战区陆军某工程维护团班长 刘栋

“这是我们特意准备的‘拥军春联’，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生活红红火火，人人幸福安康！”春节前夕，团领导带着一名干事，专程来到我的老家山东枣庄，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、街坊邻居们的热烈掌声中，将二等功臣喜报和慰问金送到我的父母手里。临走前，大家把春联贴在了我家门上，并送上了新春祝福。

14年前报名参军时，我就听说部队会给立功官兵的家里寄送喜报，打心里好生羡慕。入伍后，我经常在脑子里描画自己立功受奖、载誉回乡的情景，就是这种“原动力”，让我下定决心要在部队干出点名堂来。

去年3月，我带领班组参加陆军“工程奇兵-2019”比武竞赛。已满33岁的我，要跟一众比我年轻好几岁的训练尖子同台竞技，心里除了兴奋，更多的是忐忑和不安。

现实远比想象中艰难。备战集训第一次长跑，我刚跑了1000米，胸口就像要炸开了一样难受，不得不在几个年轻战友的帮助下勉强跑完全程。

退出，还是继续？一时犹豫间，我反复告诉自己，你是班长，不拼一把，永远不知道极限在哪里！要想不辱使命，

就得豁出性命。

从那之后，我每天坚持早起长跑、负重训练，日复一日地跟自己较劲。比赛当天，面对强劲的对手，我带领班组冷静应对，团结拼搏，最终拔得头筹，团里当即决定给我立功。走下赛场后的第一时间，我把取得的好成绩告诉了父母，因为我心里明白，这个消息最能让他们开心。

这些年，我深切感受到“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”正在变成现实，家乡政府专门拿出一批事业岗位优先保障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，不断提高义务兵家庭优待金，而且每逢重要节日，人武部或街道都会到家里走访慰问。我都快成了家乡的“征兵代言人”，这不，每到征兵季，很多同乡都会给我打电话，咨询有关拥军惠军的政策法规。

春节前，因为工作需要，我返回了连队，不能与父母一起过年，但这次跟着送喜报的队伍回家就是提前团聚了。本打算临行前给家里置办些年货，却被父亲拦住了，他说：“这一副春联，一张喜报，一块‘二等功臣之家’牌匾，就是咱家最好的年货！”

(郭洪彪、闫飞整理)

跨国全家福

一家人隔屏团圆

■第81集团军某旅班长 李欣

新年第一天，在距离祖国万里之外的南苏丹维和步兵营营区内，多了些红色的点缀，大家在加强警戒之余，也不忘给这个特殊的春节增添节日气氛。

手机铃声响起。刚刚和战友一起完成武装护卫任务归队的我，接通妻子武会芳打来的视频电话，她那欢乐的笑脸，一下子充满了整个手机屏幕。

看着妻子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孩子，满满的幸福感里难免有些感慨，我没想到这个春节，一家人竟用这样的方式“团圆”。

2016年9月，我和相恋多年的女友走入了婚姻殿堂。我们把家安在了驻地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都能回家和她团聚。可半年后的一纸命令，我随所在单位移防到了塞外。而此时，妻子已怀有身孕。

不久，我又接到了赴南苏丹(瓦

乌)执行维和任务的命令。这一天，我请假回家收拾行李，尽管妻子眼里满是不舍，但她还是强忍泪水帮我忙里忙外，嘴里不时说着：“家里有我呢，放心吧，你好好工作就行……”临行前，我与妻子特意打扮了一番，照了一张全家福，存在了我的手机里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不到一年，我回国了，孩子出生了，我们的两地生活顿时增添了很多乐趣。然而，让我内疚的是，为了照顾孩子，妻子停掉了本来收入不菲的个体经营，舍弃了自己心爱的事业，独自操持着这个家。

去年，由于任务需要，我被调入第6批赴南苏丹(朱巴)维和步兵营。即将第4次出国门的我，再次面临与家人分别。此时，妻子刚生完二胎，还在坐月子，面对我的自责，她只是淡淡地说：“为国出征多光荣啊，家里有我呢，你注

意安全，我和孩子们等你回来……”

离开前的那晚，妻子眼眶里泪水一直在打转。“你这一去又是那么久，我们再照一张全家福吧。”照片上的两个人变成了四个人，这个家第一次如此“完整”。

出征不久，单位就围绕军人家属就业安置和子女入学等问题，积极协调驻地政府帮助解决。很快，当地就出台了一些惠军政策和便利条件，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后顾之忧。

虽然我再一次无法与家人在春节团聚，但通话中妻子说她很知足，“这些天，我一直关注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白衣天使，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……”看着视频中的妻儿，我悄悄地截了屏。这下，我的手机里又多了一张全家福。

(邹贝、本报实习记者张旭整理)

过年这些天，作为营值班员的我，都是在战位上度过的。

官兵们常说“百姓过年，军人过关。”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，组织上安排我这个新任职不久的指导员值班，是信任，更是考验。今年旅里担任某重大任务预备队，因此每个营连都有随时出动的可能。

接收预先号令，发出警报信号，召开作战会议……对于这套流程，我不知道在心里演练了多少遍，但仍不敢有丝毫大意。趁着空余时间，仔细对照教材，我把旅营连三级近两年的非战争军事行动预案系统研究了好几遍，加上之前单位多次组织战备拉动，官兵在每个环节中均已形成肌肉记忆。说实话，在这个春节值班，我的心

里很托底。

大年初一，旅作战值班室抽查战备值班情况。从收到预先号令到全营整装待发，用时很短。作为组织指挥者，我心里除了自豪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疼。基层连队过年，官兵其实并没有太多奢求，就是希望我的哨声少一点，能躺在床上多睡几个囫囵觉。

但军人为打仗而生，一想到春节结束后旅里将要组织共同基础课目考核，连队还有一些上等兵存在短板弱项，我抓战备训练就不能有松口气、歇歇脚的念头。

过节的一天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我也用实际行动带头践行了我在节前教育时的那句承诺：我们在遥远的边疆为祖国戍边，为人民守岁。

身处战位，静夜沉思，我感觉最对不起的人，就是我的妻子李娜。半年前我们结婚，原本是一名中学英语老师的她，为了支持我的工作，毅然辞去了公职，随我上了高原，陪我一起戍守边关。这个春节，我很想陪她一起到驻地走走转转，过几天清闲的“二人世界”，但使命和职责告诉我，自己应牢牢铆在工作岗位上。

当一个女人成为军嫂，也就理解了军人。除夕当天，妻子来到连队，陪我站起了“夫妻哨”。听着战士们从俱乐部里传出的欢声笑语，望着营房前悬挂的火红灯笼，想着远方正在战“疫”的官兵，我的心底升腾起坚定的力量和美好的祝福。

(王鹏、本报记者李佳豪整理)

战备集结号

在战位，我们守护平安

■第77集团军某旅指导员 袁国程